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九

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孫家賢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周鎔

謄錄監生_臣沈城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九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鶴曰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公

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也時鄭審為江陵少尹○大歷三年秋公安縣作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

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此送字氣味別如送葬之送甚可傷也

百年同棄

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濶岸紆鳴蜩隨汎梗

別燕赴秋菰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响沫浩

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

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

情孤

洙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潘岳關中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鉤取其

鈎放之其後魚銜珠以報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

岳淮南子寧戚欲干齊桓公無以自達于是擊牛角而

疾商歌桓公聞之命援車載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

璞以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為詐則其左足及

武王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為詐則其右足文王即位乃

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漢書鄭莊置驛馬請謝賓客

移居公安山館

魯曰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沔口

時人號備為左

公因名曰公安

南國畫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
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鶴曰顏乃
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蕪葭不
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沅霞

趙曰
庾信

夜聽搗衣詩
調聲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顏八題壁

鶴曰即顏
八分文學

神僊中人不易得

一句
柱

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

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公自注顧
記吳人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

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

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鶴曰神仙中人
正以顧為尉而

言也漢梅福尉南昌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洙曰杜陵
漢宣帝陵在長安即公之鄉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夢弼
曰蜀雋州雋山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
壁在鄂州趙曰主則顧少府客則公與顧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太郎

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

故有
狂態

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

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
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
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趙曰質朴謝軒

墀言不復仕于朝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
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語各矜重。田曰北史韋夔養高不

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遙公唐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夔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洙曰能

書一作常能鶴曰按史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

公自注世南

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

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
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蓬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

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珠曰董仲

舒有玉杯繁露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鯢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沈休文詩客位紫苔生夢弼曰魏志蔡邕奇王粲聞其至門倒屣迎之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語有

氣格過公安時景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

一含情

鄭曰吳孫權封呂蒙爲孱陵侯即公安在漢爲孱陵縣魯曰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趙曰灑落

君臣契謂先
主與孔明也

呀鵲行

病鵲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
清秋落日已側身
過雁歸鵲錯迴首
繫腦雄姿迷所向
踈翮稀毛不可壯
彊神迷復阜鵬前
俊才早在蒼鷹上
風濤颯颯寒山陰
熊羆欲蟄龍蛇深
念爾此時有一擲
失聲濺血非其心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夢弼曰
晉肅即

李賀之父鶴曰公以是

年冬發公安至岳陽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
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

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
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可念

曰柴桑里在江洲銅柱在交趾漢馬援所立錦城成都府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于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
閑肆下簾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
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

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
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甚自重

趙曰漢初老謂四皓避秦
至漢興猶隱而不出也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
艮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顧五步坐。
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

亦懇款數四

弟子誰依

白茅室，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
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
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恍惚語

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

黃熊啼向我。

岑寂語。四句極俯仰形容之妙。

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

夢想仍猶左秘訣隱文須內教

教平聲

晚歲何功使願果

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拖

此憶昔與昔遊皆託方外。趙曰公

昔遊詩云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中几猶未却詳考二詩之義蓋公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已化鶴曰董鍊師即昔遊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蒙今在衡嶽范元寔詩眼云昔常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闕元以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閒雅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
在開元中韓蔡同鼎顧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

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公自注明皇師韓擇木嘗
于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

三人並

入直恩澤各不二顧于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
王鉤深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
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
首不相棄驂騑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

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
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污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
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多稱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為崇况
兼水賊繁特戒風颶駛崩騰戎馬險徃徃殺長吏子干
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
瘼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
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

出郊載酸鼻

卒不知顧何名。○洙曰後漢蔡邕為中郎將素平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邕乃書冊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西京記正觀中得邕石經數板皆八分書韓蔡韓擇木蔡有鄴善八分開元時人東觀餘論云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鼎願此詩蓋謂顧誠者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耳碑首倒蓋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修可曰韻書鼎願壯士作力貌師曰書苑明皇工八分章草豐茂奇特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才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洙曰顧于韓蔡內辨眼工小字謂八分外尤能小字也師曰辨眼謂于字中號明眼者玉珂車馬之飾也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洙曰才盡字如江淹人謂才盡汚字如漢書李尋云久汚玉堂之署此乃公自叙也鶴曰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史按史吐蕃寇邠靈州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殷

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
東諸侯者自長安言之洪吉在東也又言皇華使蓋洪
在唐乃西道採訪使所治洙曰樂府陸士衡猛虎行渴
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遶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

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

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洙曰晉惠遠師居廬山僧惠休姓湯

能詩廬山

有香爐峯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
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
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
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
汝休枉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
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本
說射雉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因
及私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以
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不以
為戒也○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
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洙曰唐制授
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
之力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為之庸又唐制
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
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夢弼曰刻泥謂刻泥作模
也

發劉郎浦

鮑曰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珍

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午舟中無日不沙塵

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

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沈曰黃帽乃蓑冠青鞋乃芒鞋也

別董題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

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望無今霜雪殘老夫纜

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

靜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

夢弼曰孝子薦其甘旨此

謂董頭有母也趙曰小長安鄧州也見光武紀注趙公必鄧州守也門閭望用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夢符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鶴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

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
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嚙漱元和
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
歲暮有餘悲

夢弼曰麟疑作靈趙曰南史寶誌見徐陵曰天上石麒麟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矣

歐公曰惠詢輩謂惠遠許詢也夢弼曰見一作在孝祥曰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其錄注云服元和謂咽津液師曰按唐史拾遺惠昭荀珙與甫友善常以詩倡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

泊岳陽城下

鶴曰岳州也居天岳山陽故曰岳陽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

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寔歷語別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鯢鵬

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史記儒夫增氣洙曰鯢鵬之圖南見莊子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鷓鴣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

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趙曰漢書

鄭莊置驛請謝賓客此簡鄭判官故云然洙曰漢書文君當壚注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形如鍛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氣壓

百代為五言雄渾之絕下兩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適等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趙曰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

波右洞庭之水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闊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

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
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
思黃金貴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
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
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
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
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
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

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瀝間氣酣達所為錯

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殆自道其平生所遇有可思者

始兼逸邁興終

慎賓主儀戎馬聞天宇嗚呼生別離

洙曰鄭公魏徵也趙曰晉元帝幼時

嵇康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麟兒注見前洙曰貞觀太宗年號時鄭公輔政多所獻替行色謂魏佑之交廣也莊子車馬有行色鶴曰蒼梧山在道州今云蒼梧陰則在潭岳也洙曰司馬相如傳武帝請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國策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敝大因而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趙曰長卿季子皆以比魏佑師曰輕土宜謂去鄉土也洙曰書惟辟玉食夢符曰博雅碧玉也子虛賦錫碧金銀洙曰晉書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
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傍。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
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
雲晴

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趙曰參卿公自

言也以嘗為節度參謀耳希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用坐幄字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鄠縣杜陵俱在長安鶴曰西戎鄠杜傍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洙曰鄠陽傳傾蓋如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將莫耶之劍能決吹毛避塵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大歷四年春岳陽作

湖濶蕪雲霧樓孤屬晚晴

遠近濃淡著色有情

禮加徐孺子詩接

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散違漁父問從此更

南征

洙曰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即懸之南史謝玄暉長五

言詩嘗為宣城郡太守史記楚屈原放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見而問之離騷濟沅湘以南征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

鄭曰珣理蜀切水深至心曰珣今作屬○

此古深則屬屬字也非今作屬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

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
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髻鬢鬻市充盃酒上云天下
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
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
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
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
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
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徃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
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
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
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
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
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
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
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
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舫
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
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
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黿
或驟鸞騰天聊作鶴

鳴皋

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遊者珪一日

引房主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質之
少陵詩乃珪之母杜氏非盧氏也能識真主于側微尤
傳甚少陵詩上下詳諦如此史乃失之世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
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史氏
之訛如此客齋隨筆云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
贈禮部尚書然細考之史大不合蔡絛詩話引唐列女
傳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時則珪母乃杜氏也
桐江詩話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子按唐列女
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主齡杜如晦
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
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
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
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鎮服海內令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收之以取功名建
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
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宴近臣于丹
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
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
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
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寔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
真不可曉也夢弼曰王珪母李氏珪之婦杜氏詩中所
稱則皆指李氏也馮翊郡同州也水花言水浪也洙曰
哀江南賦青袍如草希曰漢宣帝于廷尉置左右評員
四人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評見六典註趙曰節制收
英髦言南海節度使幕中需賢才也洙曰唐制鄂州有
漢陽縣傳張懋切傳車也如今之東驛是矣鄭曰瀧音
雙初音刀趙曰嶺南人呼急湍為瀧夢弼曰其韻瀧水
名在嶺南韓昌黎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鄭
曰番禺廣州也本二山名番禺何切焉音愚趙曰番禺

親賢領必宗室之子為節度也鶴曰按史時李勉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趙曰舊唐書盧真為南海太守自言開元以來廣府節度使清白者有四裴由先李朝隱宋璟及真也寶貝休脂膏謂廉潔而不污於貨利也漢孔奮清潔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廣南有溪洞蠻具長謂之洞主降戶江切禮記堂上接武番畧雜錄船大船也番商遠國運奇貨非船不可船總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洙曰晉葛洪間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

過南岳入洞庭湖

鶴曰時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

終勝

寒儉翠牙穿裛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比他人言裛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真

裛又甚矣

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
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
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鶴磯上楚詞乘鄂渚而返顧鄭
曰說文舳舻尾艦舳舻前也趙曰蔣舊作漿詳詩意乃菰
蔣之蔣蓋蒲有節而蔣有牙也夢弼曰王荆公本作蔣
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道死沅湘之間曹
公曹操也以舟師為吳敗于赤壁趙曰殘孽謂吐蕃也洙
曰漢蒯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注廝取薪者
養養人者也趙曰晉書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柳
樹之下洙曰蕭何傳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高祖
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衛邵平者故秦東陵侯
謂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謝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何

從其計
上大悅

宿青草湖

鶴曰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
宿檣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寒

水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
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趙曰所以

隱棹曰檣楚人于湖中種田故宿檣依之也郵籤謂漏籌舟中所用以知時也

宿白沙驛

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
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
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
隨波無限好的，近南溟。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驅
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顏
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
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
華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
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
條猶在否齒岸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

酣盃酒譌謳互激遠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

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玄蛇

吼黃羆在樹巔正為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

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洙曰左傳餉其口於四方鄭曰中涉仲切洙曰朱叔元與

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捐威時鶴曰公以天寶十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蜀至大歷三年春出峽恰一紀非謂在蜀一紀而始出也洙曰山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之處也陶唐帝堯氏也其民淳朴無知至治之世也修可曰屈原沒汨羅賈誼謫長沙皆以被謫毀而廢然也鄭曰蓄音酋萃蒼沒切蓄萃山峻貌趙曰觀蒿工之逞巧回幹如此善知者應觸類以推之於他事莫不各有穎脫之手而求古來經濟之

才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
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椰子厚作熊說云鹿畏貍貍畏
虎虎畏羆羆觀公詩意以
羆在樹而守虎明矣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蘚蕪舞翠帷塵晚

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趙曰博物

志舜死湘妃以淚

揮竹染竹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

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珠曰百丈

牽船索也
連竹為之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
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
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
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萎蒿索錢多門
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黥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花時貫緼袍

洙曰莊子漁父篇曲腰磬折朱崖南海地名漢賈捐之罷擊朱崖鄭曰卽漳州之丹

崖也趙曰左傳錐刀之末洙曰漁奪謂侵奪

如漁獵然不以法也鄭曰賈侍夜切貸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

言外款曲

向來雲濤盤

公自注雲濤盤灘名

極為險阻

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觴本無蒂得失瞬息

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

拳拳期勿替

鄭曰呀虛加切趙曰呀坑者坑如口之呀開也夢弼曰坑一作吭呀坑乃灘口也東

坡曰讀子美減米散同舟之句則可以振貪懦於百世之下也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真村陋

也世人雷同不復識評過
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回

塘澹暮色日沒衆星曄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

極明滅之

態安得不悲

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

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此彖繫亦何當殆膚引耳。趙曰易繫辭作易

者具有

憂患乎

早行

歌哭俱在曉

興到險語

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

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

趙曰

易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夢弼曰蕭太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

夢弼曰津口屬江陵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

自是

景意可喜

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

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

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趙曰梁元帝烏樓曲沙棠作船柱作楫夢弼曰陸士衡詩

甕餘殘酒
膝有橫琴

次空靈岸

鄭曰當作空舸鄴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舸峽

汙汙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

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

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

遺恨耻為達人誚迴帆覲賞延佳處領其要

鄭曰栝古活切木名

謝靈運云徒旅若奔峭奔謂奔流峭謂峭峯

宿花石戍

鮑曰按唐志潭州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
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
天造開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
在村野圃泉自注十字畫不能極舉目凄然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
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鄭曰罷音疲沫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收不在村
謂其不安居也夢符曰左傳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

聞世知道者之言可以有省

以茲朋故多

窮老驅馳併早行
篙師急席挂風不正
昔人戒垂堂今

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
日出黃霞映煩促
瘴豈侵顏倚

睡未醒僕夫問盥櫛
暮顏醜青鏡隨意簪
葛巾仰慙林

花盛側聞夜來冠
幸喜囊中淨艱危作
遠客干請傷直

性薇蕨餓首陽
栗馬資歷聘賤子欲
適從疑悞此二柄

洙曰漢表盡傳千金之子不垂堂修可曰左傳罷于奔命洙曰一作睡還醒洙曰史記夷齊不食周粟隱于首

陽山米薇食之蘇秦張儀登
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資之

次晚洲

參錯雲石嵒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

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花當雖

與玉卮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俞舜卿謂雖
于言危沙記險無他標識故揀花以當之似有理韜

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陳曰棹

把身在度鳥上言春水漲而船所
經者高也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花叢笑不來鳥則

宿矣吾行猶去笑亦
吾笑作者自然別

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

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清麗

語

是物關兵氣

老語

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

秋

夢弼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
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

樹侵江濶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注服

度曰嶺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果有此嶺。夢弼曰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沫曰古樂府行行重行行黃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廈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希曰書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鶴曰唐志潭州有喬口鎮兵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

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洙曰莊子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

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青難攀

洙曰漢書

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云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

北風

公自註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英

携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使晚唐諸

人作北風詩形容寒澹定不爾有豪意

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

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

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

雲山湧坐隅

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玉風賦威怒于土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

隱几而坐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

余竟輶軻將老逢艱危胡雖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

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

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
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
豈暇相扶持疲於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
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鄴城氣回首
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

洙曰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

子幸得之一樂也胡雛指安史此追言天寶之亂兩京
陷沒玄宗肅宗播遷于外夢弼曰本朝再樹立謂代宗
時也貞觀太宗年號先王罪已
謂肅宗即位嘗下詔痛自刻責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

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
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衣食相拘闕朋知限流寓
風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
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
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
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
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
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
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
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
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
賢愚誠等差自受合馳驚
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
擁滯童僕慵稽留篙師怒
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
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

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鶴曰湘水自桂州瀨江而下故云桂水鄭曰闕五既

切不通也泥乃計切夢弼曰晉葛洪字稚川閬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遂將子姪俱行後止于羅浮山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誅走至交趾後以劉璋招入蜀事先主鄭曰衡山上有祝融峯沫曰言老人星以在南極羅浮山則在嶺南也

望嶽

大厯四年春晚自潭之衡復回潭州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歔吸領地靈瀕洞半災方邦
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
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

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嶸相望恭聞魏夫
人羣仙夾翺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
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昌

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

鳥之星也洙曰書望秩于山川注如其秩次望祭之五
岳牲禮視三公夢弼曰淮南子頌濛鴻洞莫知其門洙
曰有虞今則亡謂巡狩之禮亡矣趙曰渴日望日影出
於高峯也義如渴雨之渴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笑
蓉也夢弼曰岳之諸峯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
東去鄭曰嶸音業山高貌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也幼
讀書好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盡傳其秘術壽
終日以杖代尸而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
繡羽衝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
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
虛雷焦舉為寒食寶藉君平賣卜錢
鐘鼎山林各天性濁膠粗飯任吾年

洙曰騎竹謂騎竹馬也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謚曰定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今其廟有井存焉洙曰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輟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咸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
頓革趙曰鐘鼎謂鳴鐘而食列鼎而烹也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龍耳寂寂繫舟雙下淚
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

蹴踘秋千皆清明景物分著二句
而將雛遠更自慘然非謂軍興也
旅雁上雲歸紫塞家

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語有

意
渾渾風水春來洞庭濶白蘋愁殺白頭翁

洙曰劉向別錄蹴踘黃帝

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秋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
輕趨師曰十年蹴踘言軍興也將雛遠謂挈子遠遊也

趙曰復四句公懷長
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

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

趙曰任昉

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厯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為是而作也

發潭州

鶴曰公自潭之衡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

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洙曰賈傅

注見前唐書褚遂良工隸指太宗令侍書高宗時為右僕射因諫帝不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左遷潭州督都

雙楓浦

夢弼曰按圖經在潭之瀏陽縣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欲尋無主

之地傷世狹也○趙曰此詩用兼槎意

酬郭十五判官

受○鶴曰公至衡州郭判官自潭寄以詩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

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

喬口橘洲風浪促繁帆何惜片時程

洙曰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

臺之側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注明月珠也又搜神記隋珠徑寸夜有光明

夢弼曰橘洲在

長沙郡之喬口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通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

雨江湖天濶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

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洙曰賈誼傳長沙卑

濕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仲尼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能鄭曰世說庾闡作揚都賦成人競傳馮都下為之紙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 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仇壯

可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洙曰禮記諸侯賜斧鉞然後殺
夢弼曰李勉鄭惠王之曾孫也

回棹

鶴曰公至衡州畏熱復回
將歸襄陽不果竟留于潭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

衡嶽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
巾拂那關眼併疊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裛沉綿
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
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
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意可終焉
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趙曰衡州志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水流至湘故曰蒸
湘鶴曰爾雅凍雨夏月暴雨也凍音東鄭曰裛音邑
夢弼曰沈休文蕭恆碑因遇沉疴綿留氣序希曰湖
南王風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故知茗續煎之句

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岷山在襄陽公懷故鄉魯曰自岳之潭之衡為上水而自衡回潭為順水前後詩可考也洙曰晉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其勲蹟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襄沔記王粲宅在萬山之東宅有井史記魯仲連齊人責新垣衍帝秦秦軍為之却六十里平原君欲封之辭不受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為書以遺燕將燕將見書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誡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

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
僚下氣蘓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
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
闕月未生天白圓為我破華燭蟠長煙鵲鵲催明星解
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

遠山巔

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夢弼曰白圓謂扇也鄭曰鵲古活切鵲何葛切鳥名

奉送王信州

奎

北歸

趙曰唐志夔州本信州避皇外祖獨孤信改為夔鶴曰按

唐志潁州舊亦為信州詳詩中海甸及潁川之句當是潁州也

朝廷防盜賊供給慇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
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起瘡夷無血流壤歌
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解龜踰
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醕塵生彤管
筆寒膩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
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陀雖北拜太
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
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

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

趙曰世紀堯時老人擊壤而歌唯海甸則時淮

海無虞也洙曰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晉書劉真長遺傳教覓張孝廉船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徐孺子去則懸之趙曰言王荏之待我如陳蕃之見孺子我將何以酌之乎潁川陳氏郡名謂陳蕃也以比王信州洙曰詩彤管有煒戰國策蘇秦黑貂裘敝師曰塵生彤管筆公自嘆嘗為左拾遺也洙曰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煙霏雨散漢書高祖以尉陀平南越使陸賈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說陀郊迎北面稱臣尉紆物切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夢弼曰太史乃公自比也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也洙曰堯稱陶唐氏淮南子盧敖見若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哭韋大夫之晉

鶴曰按集中大厯二年秋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詩當是韋鎮湖

南死於
鎮所

悽愴邠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
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
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過駭蒼卒北思悄聯綿
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
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
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闌樹頂飛旄泛堂前
幣幕疑風燕笳蕭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
童孺交遊盡喧早

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

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洙曰郇瑕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也左傳晉人

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希曰士人一作丈人一作大人洙曰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鄭曰馮馮唐也洙曰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以為壽不能長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立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師曰蜀郡憐言蜀人思韋之德也洙曰吳季札解寶劍繫徐君塚樹詳見前注漢書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師曰綺樓關樹頂言尊樓之高也關一作高鄭曰帝音繹小暮也夢弼曰莊子虛室生白積賦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室孝廉船注見前夢弼

曰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鶴曰江閣近漳州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為情滑

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

洙曰彫胡

注見前夢符曰荆湘間有錦帶其苗嫩脆可食春末開花紅白如錦考輔曰錦帶吐綬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臠

漳州送韋貲外過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

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洙曰漢紀

與郡守為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同舍郎見直不疑傳趙曰公嘗為郎故用同舍

潭州留別杜負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
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
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跼鷺
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洙曰飛鵬
跼鷺見前

酌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
深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白

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
看取北來魚

洙曰陳平

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希曰衡陽有回雁峯相傳雁自此而止洙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

相憶無南雁故公以北來魚戲之
蓋謂雁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負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
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趙曰白首為郎用馮唐願駟意鶴曰湘潭
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興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桢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十

千秋節有感二首

珠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
生宴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官表

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
鏡及子露囊。大歷四年秋至冬潭州作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
紀編生日龍池塹却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

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夢弼曰
左傳鳳

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言禮官書誕節于鳳歷也趙
曰明皇居蕃邸東有舊井湧為小池常有雲氣黃龍見

開元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為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然望西南去鄭曰墜七艷切坑也饒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問西域胡僧曰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逆曰金吾將軍常禁衛者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耳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丈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挑羅韞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

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夢弼曰明皇雜

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陳聲樂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蓉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翻西北馳張平子西京賦跳九劍之揮霍走上索而相逢索昔各切繩也謂走索以為戲

也鶴曰湘水之源自桂州瀨江而下經零陵以至下潭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
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
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
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
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哭過黃初詩乾
坤幾反覆揚馬耳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

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

敢散風破寒江遲

亦奇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魏文帝為太子時有七

子從之遊皆能詩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洙曰揚雄司馬相如也師曰清鏡中指江上也洙曰漢志元豐中芝

生甘泉齋房夢弼曰本一作昨夜舟火滅湘娥謂虞帝二妃也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

吟詩殷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哭過黃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

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

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跣以此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

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蒼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床

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窩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笑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
人生萬事無不有此為河東之醜慨然起興以下全不相涉近者抉眼去其

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鄴城客子王季

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
履好事就之為携酒豫章太守高常孫引為賓客敬頗
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
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
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
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
塿用為義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
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

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

風后力牧泛及亦頗無謂鶴曰

按豫圖經唐王季友鄭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為賓客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又按史李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以廣德二年為洪州刺史大歷二年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四年冬入廣平馮崇道朱濟之亂時公在潭州故有此作夢弼曰按本傳李勉初為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修可曰說文培塿小土山也培都苟切塿路苟切夢弼曰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沫曰風后力牧乃黃帝之臣也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旨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

但借

鄭丈人藉才地門闕冠雲霄老笑逢迎拙相於契托饒
僑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鄰好艱難薄祗心杼軸焦客
心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
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
造化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
馬莫信鵬為鴞

莫信鵬為鴞可也鹿馬不可

未解依依袂還斟汎汎

飄流年疲蟋蟀

疲字汎著

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

見招

洙曰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鶴曰公之祖母
盧氏參謀其族也故云夢弼曰公之母鄭氏參謀

之母豈以鄭氏即洙曰晉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
事趙曰左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
也鄰好艱難薄言盧之使江陵也當艱難之際杼軸空
而氓心焦不可多歛以為鄰好之奉也客心空伴使公
自言伴盧為使星也洙曰潘岳秋興賦素髮珣以垂領
夢弼曰謝宣遠答靈運詩牽酬嘉藻洙曰秦相趙高
指鹿為馬漢賈誼在長沙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鷄不祥
鳥也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莊子鷦鷯巢于深林不過
一枝師曰滄洲神仙所居之地也趙曰
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
主將儉省憂艱虞祗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龍駒

而今西北自返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
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
江湖九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踈
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虐
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
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
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
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

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
過別鄴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
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趙曰分源豕韋

派言劉與杜同出也左傳晉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預注云劉累代豉姓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劉孝標書

年事道盡容髮衰謝洙曰晉張華與雷煥辯斗牛間紫
氣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華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得石
函中有龍泉太阿之劍吳劍吳王所鑄之金鉤也光武
與馮異璽書始雖垂翅回漢終能奮翼滬池劉琨與親
舊書常恐祖
生先吾着鞭

登舟將適漢陽

鶴曰公欲適漢陽不果遂留潭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

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

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趙曰公二月到

潭寓居馬故曰春宅洙曰莊子子貢南遊過漢陰見丈
人為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則一日沒百畦為

國者曰聞之吾師有機機者必
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

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

氣字多字

較遭亂寔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

撫接自在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

哭兀

騫騰訪知己淮海莫

蹉跎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蘓渙侍御

鶴曰裴虬為道州刺史

史蘇侍御時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
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途哭
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
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
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
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駉耳行甚速
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

藩鎮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顏網漏網期彌綸
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
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儼劍霜雪吹青春
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
藥物楚老漁商市市比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
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
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
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

早據要路思捐軀

洙曰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晏答曰在儀曰足矣蘇曰世說毛曾與

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葭倚玉樹鶴曰按集中有送裴二尉永嘉詩趙曰紫燕漢文帝良馬名驪耳周穆王之八駿也洙曰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目梁冀為跋扈將軍授鉞築壇言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也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從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問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禮記更僕注僕太僕也若燕朝則正立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鄭曰振之人切儻與舞同趙曰蘇秦字季子徐穉傳角立傑出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以言蘇侍御為季子之雲孫定王城在潭州漁商市亦在夢

弼曰茅齋蘇所居楚老公自謂漁商市公所寓也肩與
見前蘇侍御來訪詩序夢弼曰楚國先賢傳諸阮居市
北而富以車徒每出肩輿數十連袂牽車飲酣自若鶴
曰市北謂商市之北郭南謂定王城郭之南抱甕隱几
公自謂也趙曰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頗為正直
所羞鶴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有功于京師賜
第也洙曰晉謝安起于東山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

得者不可

得有也早年見標格秀氣衝牛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

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兄長吾敢

取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寔解頤操割紛應手
篋書積誠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所
親問淹汨汎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
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
荆衡知音為回首

洙曰神堯唐高祖也趙曰驂耳赤驥周穆王之駿也洙曰秀氣衡星斗用

豐城劍氣事蘇曰曹賢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
妙理洙曰艱難體貴安言于艱難之際能脫畧細務也
夢符曰陸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長長去聲洙曰漢巨
衡傳巨說詩解人頤趙曰莊子庖丁解牛得之于心而
應之于手夢符曰晉史謝安謂郝超為入幕之賓洙曰
秉鈞謂作相也詩東園之鈞漢書項籍使范增說項梁

云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班固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用塞翁失馬事事見淮南子史記孔子累累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洞庭長沙荆南衡陽皆相連之地也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洙曰潘岳

閑居賦毒觴舉慈顏和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世說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

能作置書郵燕曰古樂府云黃雲暮四合
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

夢弼曰建

封劉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子美
父闕為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
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
後為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見本傳

嘗讀唐寔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

王撥亂安一劍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

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城英雄種亘膺將相圖爾惟外

曾孫個儻汗血駒

不謂其序
外祖至此

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

相逢長沙亭乍聞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非聯居諸揮
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
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回鯨魚載感賈
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邱復稅
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
未覺枯栢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
業竟何如

洙曰隋大業中唐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静為
晉陽令裴寂為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

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
兵汾晉晉漢高祖起于豐沛故以為比也洙曰漢以蕭

曹為宗臣見本傳贊夢弼曰彭城劉氏郡號也趙曰詩
日居月諸洙曰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趙人之急少時
與領軍長史王駭善駭亡于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
于家躬營含歛晉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後坐事臨誅
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巨源濤字也師曰公得
建封以其子囑之也夢弼曰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今
以言韋之晉為湖南而辟建封為幕客也洙曰漢賈誼
文帝時上痛哭流涕之書史記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
疑之毅遂降趙惠王遺書謝之毅亦報書馬趙曰管葛
管仲諸葛亮也洙曰漢明帝圖功臣于南宮雲臺十洲
記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視歸上都二十四

韻

鶴曰公之祖母盧氏
也韋尚書名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
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
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
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克悖秉妖
氣塵沙落禁闥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臺箭
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
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
後代希對數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

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

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洙曰朱桴丹旄也舊制二千石朱桴鷗曰素幕既渡

江而朱桴乃登陸則又非丹旄矣此當是軍校送之者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枝每軍一枝則別為龍驤將軍卒葬恒谷中大營壁域獬豸侍御史冠也世說陳仲舉言為世範行為士則塵沙落葉聞言吐蕃陷京師也他日掃除非言禦吐蕃不得上策也銅壺更漏也玉帳將軍之帳也洙曰黃閣老三公也漢書匈奴圖高帝于白登七日趙曰言天子雖動詢大臣而莫肯以白登之圖為慮也晉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夷齊隱首陽山採薇而食趙曰撥杯揮杯也夢弼曰要

平聲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

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弦歌南風之篇

尚

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

常依震

震字無所屬
雪川震澤

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

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蜃楓岸疊青

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鴉禽

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疑

感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

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慕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

重縛鵲衣寸寸針哀傷同度信

公自注度信作哀江南賦

述作異陳

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

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

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樂病涔涔塵天

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

情態深傷

感激在知音却

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崙城府

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

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
濶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
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

成涕作霖

洙曰史記黃帝名曰軒轅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于嶰谷上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

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鳴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音夢弼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今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書注震澤吳太湖名漢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似鷄禽

謂鵬鳥也修可曰風俗通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彬知之延宣于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師曰疑惑尊中弩言久病也淹留冠上簪言不用也洙曰魏辛毗諫文帝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趙曰漢揚雄枝書天祿閣王莽時以獻符命投劉歆子棻于四裔辭所連及使者來收雄雄恐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此以喻昔論房琯而忤肅宗也洙曰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莊子藜羹不糝趙曰女與汝通指湖南親友也琛寶也趙曰陳琳捷于章奏曹公讀其檄而頭風愈今公自言述作異于陳琳不能愈風也漢志郎官賜錦帳公嘗為員外郎故云莊子是陸沉者也注沉不在水而乃在陸洙曰張華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漢書王容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夢弼曰公謂諸公嘗飽食賜金也師曰春草封歸恨言不得歸故封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

亂也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有疾服藥行以宣
導之漢外戚傳許后當娠霍光夫人顯使女豎淳于衍
投毒藥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得無有毒乎
趙曰潘岳西征賦天赤子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瘞於
蜀切埋也今詳句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岳曰
按元稹志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為早世
甚明又按公集大歷二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有詩明
年出夔二子尚無恙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
在衡畏熱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
當是瘞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以為公之墳也洙曰列
子夸父逐日於崑崙谷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
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壽陵餘子學步于邯鄲失其故
步直匍匐而歸耳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燕
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鋸晉魏為脊周宋為錘韓魏為鉞
鐔音淫劍鼻也趙曰詩巧笑倩兮洙曰後漢公孫述恃
蜀地險自立為王梁武時侯景舉兵反陷臺城夢弼曰

北斗長安城也趙曰金陵記江南計吏止於傳舍將去以馬殘草瀾于井中謂無再過之期矣不久復經此地飲此水遂為昔時之莖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瀾劉謫又云千里井不反唾疑莖字之誤也洙曰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漢揚雄作十二州箴晉葛洪為句漏令求丹砂以尸解得仙趙曰蜀志許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公以喻己之南征而歎力之難任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

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

不待雪字

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鶴曰桂水注見前南樓在武昌庾亮與諸佐吏共登者必盧送韋尚書歸樞經過此地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

間字好謂空中或有或無也

帶雨不成花

上句牽對

金錯囊垂罄銀壺酒已賒無人竭浮

蟻有待至昏鴉

公自注何遜詩城陰度整黑昏鴉接翅歸洙曰王莽錢名錯刀以金錯其文

暮冬送蘇四郎僊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

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闌要斬時歲陽

初盛動王化久璘緇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洙曰史記蘇秦

字季子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
印乎阮步兵詩沉醉似埋照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綰綰
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昭帝時傅介子
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北闕鶴曰按史是年十二月桂
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略王翊敗之故有此句希曰
舜耕于九疑山在道州蘇篋適桂州所經從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大歷五年潭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
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
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
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瑤與

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
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
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
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漫
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旁鼉鼉鄴杜秋天失鵬鶚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冠盜
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濶

服食劉安德業尊

獨以服食取漢中

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

翰與招魂

夢弼曰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卒鶴曰公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人日寄詩當

在上元二年也趙曰按史適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故有瑤琿侍臣及鄴杜失鵬鶚之句鄴杜謂長安帝都也洙曰楚辭使湘靈鼓瑟兮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此言思漢中王而不得見也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善屬文漢淮南王劉安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趙曰晉向秀傳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嵇生游晏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洙曰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
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
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卧東山
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
西南北人

趙曰身在南蕃無所預謂子美寄居荆楚之地而不預朝政也龍鍾行不進貌遠忝

二千石此適自謂為蜀州也洙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公嘗有詩云甫也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

公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注嚴再領蜀都
余後參幕府

起早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

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匐匐禮意

氣死生親

公自注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
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聞焉及太夫人傾

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所謂
一死生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張老存家事

嵇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辛巢許山林志夔

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

土木身填麓鳴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

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

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

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

趙曰嚴武初鎮蜀蕭使君參其幕府洎嚴之再來也蕭使

君自幕府入為舍人而公為參謀繼蕭之後故有前後間清塵之句唐制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舍人皆起草洙曰王兇王喬葉令雙鳧事魯恭為中年令翟雉馴于桑下又蕭望之為郎有雉隨車此本用縣令事以使君蕭姓也故兼用望之馬鶴曰蕭使君嘗宰縣公有蕭明府宴處覓桃栽詩修可曰漢書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趙曰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注獻賀也文子趙武也又左傳楚子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今按趙孟即文子趙武也范武子即隨武

子士會也公詩意謂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用事第以張老為文子家臣而又以文子之稱范武子家事治語兼用之洙曰晉嵇康臨誅謂其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戟羅江縣屬綿州錦水則成都也漢志尚書郎奏事口含雞舌香公舊為員外郎而今留滯于江南且多病故有曠絕伏枕及迴雁長脚之句停驂雙闕早則自言致仕之早也洙曰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何侯曰周昨來中道見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彬州

崔韋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劉牢

又異馬卿作古非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

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丹鷁排風影林鳥反

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厚必見公侯復終聞盜

賊平彬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

行徐庶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操

之流洙曰晉書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劉牢

張華注禽經云慈鳥曰烏鳥長則反哺其母洙曰永嘉

晉年號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都自北至左傳公侯

之子孫必復其始趙曰彬州有橘井蘇耽之故宅也詳

見前註洙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也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
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
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趙曰五嶺注見
前窠字記以湘潭湘鄉湘源為三湘也洙曰晉山濤與
選吏部並得其才其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
事漢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佗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官送亦千金趙曰此戒魏司直以庶也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
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趙曰魏文

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注謂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壁也蘇曰謝玄暉和登孫權故城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睦太白贈義興宰亦云天子思茂宰希曰山雉江花並暗用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美其之縣也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知字韻

鶴曰按唐表豆

盧峰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夢
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漫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
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鄭曰吳越春秋

于將與歐冶子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鍊而為劍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散玉皇人壽穀漢書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田曰曾子建七啓云符彩照燭魏文帝車渠枕賦發符彩而揚榮趙曰傅玄乘興馬賦曰符采橫發大率言符光雜穆也洙曰左傳鄭文公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晉郗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故及第者謂之折桂本此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晉謝安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趙曰晉潘岳秋興賦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郎李乃主客員外郎盧亦必省郎之官故云潘省會于斯夢弼曰樂府有鳳將雛曲洙曰鹿皮翁注見前卷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

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夢弼曰衡

陽有回雁峰雁至此不過過春而回希曰公在南而雁北飛故曰背人洙曰鴈足繫書用蘇武事

欲雪回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
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鶴曰公在潭率舟居小寒食如小至謂前一日也

佳人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

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慢片片輕鷗下急湍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趙曰鷗冠隱者之冠也見袁淑真隱

傳舊注引漢輿服志以為虎賁武騎之冠非也范元寔詩眼云沈佺期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皆不免蹈襲然亦未易優劣也公谷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又曰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鉄成金邵氏聞見錄云或以沈雲卿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
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
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
暫語船檣還起處，穿花落水並霑巾。

洙曰：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
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
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
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
金鐙下山紅日晚。

金鑑馬

牙檣捩施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

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

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夢弼曰著直略切觸也趙曰漢書王褒傳齧膝注云良馬

低頭至膝故曰齧膝洙曰朱達明善相馬魏文帝將出

取馬入達明日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膝

帝怒遣使殺之漢馬援南征交趾後又擊五溪蠻夷晉

書葛強山簡愛將也夢符曰廣韻銓都鄧切鞍銓也埤

蒼云檣帆柱也檣尾銳如牙故曰牙檣師曰施所以正

船檣施曰捩鄭曰捩力結切拘也趙曰周禮女巫掌歲

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以

唐氣朔考之大歷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

則祓除之

義尤明

贈韋七贊善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

贊善必見素之微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皆京兆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
爾家最近魁三象

公自注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

時論同歸尺五天

公自注但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
洞庭春色悲公子

蝦菜忘歸范蠡船

洙曰杜陵韋曲地名未央宮名並在長安鄭曰塞悉則切洙曰勾踐既滅

吳范蠡扁舟泛五湖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遺碧水潛勾引
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因懶旁舟揖水光風力俱相怯

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

折字是

濕久飛遲半

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

百勞

趙曰古樂府艷花勾引落鶴曰公嘗有生情柳絮白于綿之句赤憎猶生憎皆方言也珠曰本作不

來接一作折鶴曰爾雅鵙伯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修可曰盛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祿山蓋衡山之足又

名靈麓峯乃嶽山七十二峯之數曰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疊秀下瞰湘江岳麓

寺道林寺岳麓

書院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珠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
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
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
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
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
春日蕪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
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

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馬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
細學何顥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

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公自注宋之問之
貶也塗經于此有

詩尚在壁間洙曰玉泉地名洞庭在岳州之前赤沙湖
在永州趙曰阿彌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晝夜六時
雨曼陀羅華楞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
草洙曰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鳥言寺額金榜
有回鶻反鵲之勢也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玄圃乃
崑崙也張騫傳贊曰高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窮河源思
觀所謂崑崙者乎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趙
曰桃源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宮室朴略也易去聲洙

曰橘洲湘江中四洲之一夏中水泛惟此不沒上多美橘故名老宿僧之年臘高者夢弼曰野客樊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子為永嘉太守性好山水肆意遊遨嘗于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山賊不知為靈運也何顥當作周顥詳見上兗率寺詩何顥好不忘洙曰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腑然希曰山谷改此句云山鳥山花共友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逮洪駒甫云謂兄弟為友于者歇後語也

奉酬冠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冠

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

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洙曰郇瑕

晉地魏略侍御史蕃白筆立殿陞書過以記不法趙曰把臂言往別郇瑕之時也師曰按百越言按察楚越之

郡趙曰漢書鄧通以擢船為黃頭郎注云
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

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

詩或託興

或紀事託名不必商于不商于也鮑曰商於乃張儀欺
楚王之地楚世家注商城在于水中也商州也舊屬楚
蔡百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為臧玠所殺侯
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云洙曰商或作傷趙曰商於
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名在虢州與此潭州之
亂無相干斷不可楚詞哀郢涕淫淫其若霰

入衡州

鶴曰公在潭以臧玠之亂遂入衡州按史
是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圓練使崔

璿據潭州為亂禮州刺史楊子琳道州
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齊各出軍討之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代馬何猖狂老
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
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
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凡者安堵墻凋弊惜邦
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寔過防恕已獨在此
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速是似聚
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

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
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胼
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
蕭條向水陸汨沒隨魚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
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舂容轉林篁片帆
在郴岼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埋名園花草香旗亭壯
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
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續緒

已是安蒼皇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

自公

注燕生侍御漢

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

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

雨厥土聞清涼

雖謂柳為清涼州可也

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

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

流匪珠玉擇木羞鸞鳳我師稽叔夜世賢張子房

公自注彼

橡張

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趙曰漢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洙曰

易師卦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左傳理喻匪瑕國君舍垢金湯謂金城湯池也楚詞圓鑿而方枘兮吾國知

其鉏鋤而難入趙曰苦節士指崔瓘也按本傳崔瓘以
士行修謹聞大歷中為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
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者寡妻從為郡凡者安堵瓘言
寡妻平日遭擾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凡者安于堵
牆之下不復驚動也元惡指臧玠也以崔瓘謹守府庫
不能賜予裨將卒伍衣食不繼遂聚謀而為亂也夢符
曰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趙曰書天道福善禍
淫又明徽定保鄭曰莊子子足胼胝胼胝切張尼
切皮厚也郴丑林切郴州也秦屬長沙郡夢弼曰雲鳥
碑言城高也碑部弼切或曰碑當作障趙曰史表旗亭
注市樓也立旗于上故名烽櫓者設烽燧于櫓也櫓者
城上守望樓堠者城下之壕也漢書薛遊名廊之上注殿
下小屋也希曰漢書將軍為國柱石又御史號獨坐風
霜則御史之任時裴端公此為道州刺史陽中丞濟為
衡州刺史故云洙曰漢游狹傳劇孟以俠顯吳楚七國
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隱若一敵國云司馬相如字

長卿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夢弼曰史記張儀願為門閭之廝又白起為秦將善用兵趙曰劇孟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渙為人勇銳時在崔瓘幕夢弼曰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鄒趙曰郴州橋井已見前注又有馬嶺山亦名蘇仙山蘇耽入山學道其母往闔之見其乘白馬飄然故又謂之白馬嶺其上有壇夢弼曰時公之舅崔偉攝郴州公欲往依之剖符注見前洙曰南史江總字總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晉謝安放情丘壑每遊賞以妓女從趙曰我師嵇叔夜公自言欲放曠傾散如嵇康也樂土謂郴州也鵬路翔翔謂衡州刺史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

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
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岝入舟雖
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
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寔諸侯半士卒既輯睦
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過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
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
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
哀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

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

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

寂謫煩襟皇天照嗟嘆

趙曰舊本作反掌蔡伯世作反當字是蓋公自言平生有經世

之心而反當懷下之難不能一叱白刃使散乃自以為媿矣懷下指臧玠賢良指崔瓘也洙曰道邊形骸謂遇亂而死者趙曰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華符曰漢書注上游水之上流也趙曰時澶州刺史楊子琳出兵同討臧玠故云上游兵也見後呈鼎令詩中公自注田曰南園字見莊子趙曰御史相呼為端公時李勉自御史中丞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華符曰老子天下神器後漢章帝時宋意上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也趙曰陸機文賦叩寂寞而求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鶴曰裴虬時為通
州刺史同平賊

之亂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

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洙曰本一

作南極伏波銅柱注見前趙曰武
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姐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鳴
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

洞庭野歛得丈翁肆僦僦胄子行若舞風雲至周室宜
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
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悶講堂非曩構
大屋加塗墜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
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輾轡
凍堦肥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災髣髴難曉故國延歸望
哀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
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趙曰旄頭胡星也晉天文志昂為旄

頭紫微帝官也。藝紫微言其犯帝座此追言安史之亂也。洙曰漢書文翁為蜀郡守興事學宮以教蜀人。仇侁整肅貌。胄子為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詩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曰圮鋤里切。砌也。鬻鬻味切。師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趙曰公謂來詩之官倦于跋涉而不來。來吾詩吾之詩如史官載筆尚可備史之失墜也。

朱鳳行

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濟作也。時濟攝連帥之職以討臧玠之亂。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
朱鳳聲嗷嗷，側聲長顧求。
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
下懸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
願分竹寔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
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

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鄭曰耒陽
衡州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
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跡縣邑小知我
礙湍濤半旬獲浩淼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旄孤舟增
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
羊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子美將死猶
憤憤詩辭興

在北坑趙殊不衰蠟此方行柳岍靜未話長沙擾崔師
豈日以醉飽失身命者

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公自注

殺崔瓘長沙擾亂聞崔侍御渙乞師於洪府師已至袁
州比揚中丞子琳問罪將士自澧土達長沙洙曰史記
刺客傳聶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壘伏尸哭極哀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烈女也師曰狄相孫謂狄仁傑孫兼善也南史孔休源
為晉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
之趙曰本作前期蔡伯世本作前朝為是豈聶令之父
或祖嘗任翰林之職乎洙以沼切大水貌司馬相如上
林賦浩漾演漾鄭曰醪普沼切酒清曰醪洙曰漢司馬
相如作喻巴蜀檄秦武安侯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
萬人夢弼曰公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宜悉坑之也
鶴曰按史云公至耒陽聶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

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
湖南幕府親友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鶴曰公時在銜復回
次潭蓋欲歸襄陽也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

竟非吾土倦登樓

說盡
轉暢

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

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

自引李
杜亦慙

朔雲寒菊倍離憂

鶴曰
西康

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是年為十二
秋矣趙曰尚方賜履公嘗為左拾遺故云洙曰王粲登
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矣曾何足以久留漢陳重雷義
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
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靈帝時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
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

杜喬又范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注云李膺杜密也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鶴曰是秋公將北首卒于潭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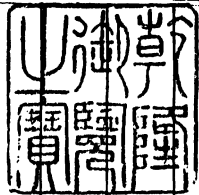
之間誌云竟以寓卒濱于岳陽

水濶蒼梧野天高白帝秋
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
北歸衝雨雪誰憫敝貂裘

過洞庭湖

鮑曰洪玉甫云此詩題人得之于江心一小石刻王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
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二十